

薄心齋雪景鏡心己卯(1939年)作

过耄耋之年，近百年沧桑，依然那么思维敏捷、神清气爽、步履矫健、谈笑风生，不禁让人感叹敬佩。陆芳耕，闰年闰月过百的九十六岁老先生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情景。究竟是何方神仙的灵丹能让陆老先生如此健康高寿，随着我们采访和相互之间的交流，一幕幕、一桩桩生动而耐人寻味的往事让我们似乎了悟到一些个中道理。

陆芳耕老先生兢兢业业行医几十年，却与众多华人书画大家、名人及艺术品收藏家结下不解之缘。这不仅成为其生活中陶冶性情、平添雅趣的重要途径，更关键的是为他精神世界注入了丰富的营养和活力。这种因素或许正是成就陆芳耕老先生生命奇迹的泉源。

◎本版主持 杨琳
特约撰稿人 夏文萍

陆芳耕： 我想让名家名品嘉惠更多人

在采访过程中，当我们向陆老先生说明来意后，老先生便顺着我们的思路讲述着那些逝去的如烟往事，没有什么重复的细节和赘言碎语，言简意赅、有条不紊，娓娓道来……

■自述之一： 与医结缘 善始善终

我于1912年出生在中国江苏镇江。虽然父亲不行医，但深受两个行医舅舅的影响很深，其中一个舅舅从江苏南通医学院毕业后东渡日本留学，师从日本千叶医科大学著名的山轮德宽教授（上世纪30年代名药仁丹的监制者）。20多岁开始，我追随舅舅的足迹，就读于南通医学院，从此终身与医为伴。上个世纪30年代末，为了给一个朋友治病去了台湾，这一去就是几十年。在台湾行医，我始终恪守医德仁术，困难时期，穷人来看病常常分文不收。我先后在台湾招商局、台航公司等机构做医生，最终去美国洛杉矶定居。

■自述之二： 缘牵溥心齋 终生为知己

我与溥心齋溥老结识缘于一个偶然的契机。上个世纪50年代，我在台北的家正好与溥老家紧挨着，但彼此并没有什么来往。有一年，溥老患肾结石，起初他非常相信中医，但这种病不是中医能治得好的。溥老找了一位从德国留学归来的西医疗师，几次下来效果不彰，这位清道光皇帝曾孙（恭亲王的嫡孙）皇家少爷脾气就上来了，这位德国回来的医生被他骂得没办法，便向他推荐说，你家邻居就是一位好医生，治肾结石很有经验。于是，我就这

样结识了溥老，并很快治好了他的病。溥老非常高兴，送给我两块匾，其中一块匾上写着“术精医伟”四个大字，从此我们就成了很好的朋友。

我去溥老家看病时总被他的文采妙笔所感染，并受到众多艺术品和文人墨客的影响，逐渐喜欢上了艺术品收藏。当时有很多人拿字画让溥老辨别真伪，我也有心在旁边学习揣摩，久而久之我觉得自己长进不少。有一次俞济时拿来一幅号称是赵孟頫的画，溥老一看就说是假的。事后他跟我说，赵孟頫的字比画好，且不说那画怎么样，画上的题字都不如我写的，你说那画能是真的吗？短短几句话让我受益匪浅。记得有一天，别人拿来一件董其昌的砚台，是端砚。溥老叫我来一道观赏，他一看就很喜欢，让我和人家商量，能不能用他的字画来交换。那人说自己的字画已经很多，要的话就用钱买，溥老得知后有些为难，我当时做医生手头比较宽裕，于是就花钱把董其昌的端砚买下来送给他。他高兴得不行，对我说，这儿的字画随你挑。他太太也知道这件事，所以后来当溥老送别人字画怕太太阻挡时，就说是送给陆医生的。溥老鉴别字画真伪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认为是真品时，就会写评语，认为在两可之间时他反而会题诗文。溥老的字比画好，诗文更好，出手特快，才思敏捷，朋友称他是一步成诗。他常常能在不经意中出大作，出好东西。

一次朋友拿出齐白石的画作《牵牛花》给他看，他借题发挥在上面题了一首诗，以宣泄自己的情绪：“牵牛开真早，早露叶初啼，草虫依砌下，嘤嘤何处飞”。最后我把

这幅大作买下了，为了这个掌故，也为了这份情怀。

■自述之三： 假是真来真亦假 失之交臂两重天

在我这辈子的收藏经历中，有两件事情至今萦绕我心，难以忘怀。有一年在台北，我从一个古董商手上买了四只雍正年间的薄胎软膜杯，又叫秋风落叶杯，极其罕见，就拿去给溥老看，他说这是雍正官窑的好东西，能否让给他。我告诉溥老一共有四只，过些日子让他两只，后来因为溥老身体不好也就再没提这件事。我非常珍爱这四只宝物，把它珍藏在床头的搁几上。我太太说，这样贵重的东西摔下来怎么办，我说过两天专门打制一个物架来放。这期间一个日本古董商一直在找这四只杯子的下落，并且找到了卖主。一天，那位古董商带着日本人来到我家，正好我去高雄给别人看病，他们对我太太说，这古董放在家里万一摔了岂不可惜，我们可以双倍的价钱来买，我太太经不住他们的游说就卖出去了。回到家我知道此事后气得直发痛，从此再也没有看到这么好的杯子。

还有一次，我的同乡拿来八大山人的一幅手卷，让我请人看看。我拿去请教溥老，溥老说画是画得不错，但是八大山人的画做假很多，我有点拿不准。同乡知道这个情况后，劝我说你买下，我考虑到一是同乡关系，买下后如果将来鉴定是真的，明显是讨了同乡的便宜；二是溥老都拿不准，万一假的，我对自己也说不过去，所以我没买下这幅手卷。哪知后来台湾一位古董商出了比当时高几倍的价钱买下这幅手卷。经多位专家鉴定

证明，此手卷是多年来难得一见的八大山人手卷真迹上品。我又一次与顶级文物珍品失之交臂。非同寻常的收藏经历，让我在实战中学到不少东西。

我在几十年行医过程中有机会与艺结缘，深深爱上书画作品，并有幸收藏了溥心齋、于右任、张大千、吴湖帆、文征明、黄君璧等名家的大作，试图让自己的精神与名家及作品融为一体，从中吸取内涵养分。我仰慕他们，学习他们，我的心永远和他们在一起。我的收藏不会拿去卖，为了更好地传承，我一直都以适当的方式捐赠。我已经九十六岁了，就是想让这些名家名品的精华嘉惠更多人。



溥心齋远岫秋烟鏡心设色纸本

■真伪鉴定

书画“臆造”造假法之古代书画伪作辨识

◎黄鼎

名家书画近乎于“精神产品”，它不像黄金、宝石那样可以用仪器来检测其优劣判断其真伪，这使得它即使被“臆造”，也不见得随时都能“说得清”。

所谓“臆造”造假，意即非“克隆”非“仿制”的凭空臆制。它在较大程度上背离了被仿冒的书画名家原本所具有的艺术特点和品质，是一种纯靠作者的主观臆想与“自身”笔墨素养来操作的书画伪作方式。不仅如此，个别的伪作者甚至于还“臆造”出被仿名家从未创作过的书画题材或书法的“字体”。“臆造”伪作有古代与近现代书画二种有所不同的操作手法，此次先揭示前者。

解析古代书画“臆造”伪作的动机，除了上述提到的“书画鉴定难”缘由外，似乎还可以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我国历史上战乱频仍，社会动荡期相对较长，朝代更替也较频繁。这样的文化生态，对传统艺术品的收藏与保护无疑十分不利。时至今日，凡是晋、隋、唐、宋、元、明、清

时期书画名家所创作的真正作品，其存世量已是“所剩无几”，有个别古代书画名家甚至于一件作品都未留存。可以肯定地说，古今民间的收藏者真正能接触到古代名家书画真品的机会向来都不算多。因此不论对谁，几乎皆难做到“见多识广”。二是真正有雄厚财力能大量购买名家书画的，恐怕从来都不是对书画有精深研究的学者型收藏家，而绝大多数则是官家与商人。这就难怪现在有人戏言“懂书画的不藏书画，不懂书画的大买书画”了。此番话虽有偏激之嫌，却也一针见血。

在举例解说古代书画的“臆造”伪作前，我要先交代一下明代大画家董其昌提出的有关传统山水画源与流问题的论点——画有南北宗。其大意是，凡以大小斧劈皴为主的适合表现北方坚硬类型地貌特征的山水画技法画出的作品属“北宗”；凡以米点、披麻皴等适合表现南方松软类型地貌特征的山水画技法画出的作品系“南宗”。在历代书画著录里，皆称元代画家高克恭是一位属“南宗”派的代表性画家，其山水画直接秉承了宋代米芾父子与巨然、董源的松润而洒脱的笔墨

风格。但在两年多前，北方某拍卖行入拍了图1此件署为“元代高克恭”的山水画成品。这是一件比四尺整纸还要大一些的“巨制”，画上有署名清朝皇帝乾隆、明代书画名家沈周等人的题跋，还钤盖有一方“皇帝御览之宝”之类的大印章。其实，一观此画，只要是稍懂些中国传统山水画常识者便知它是仿照南宋马远、夏珪这些画家特有的方笔、硬质的“北宗”笔路入画的，那岂能是“南宗”派画家高克恭的作品？这分明是该成品的操作者误解了传统山水画南、北两宗的定义，凭借自己“颠倒黑白”的作伪念头来炮制出图1成品，以至于让我们连对该图的笔墨造型再进行深入一些的评价都显得多余了。图2是高克恭作品的“真容”，它能印证图1的极端“臆造”性质。

一般来说，古代书画的“臆造”者们，钻的是收藏爱好人见识的真空。所以，辨识该类伪作至关重要的事就是勤学习多实践。如果大家能熟读古代书画理论，对各朝代各名家的代表性技法与作品都有深刻认识，那么就不可能被蒙骗。



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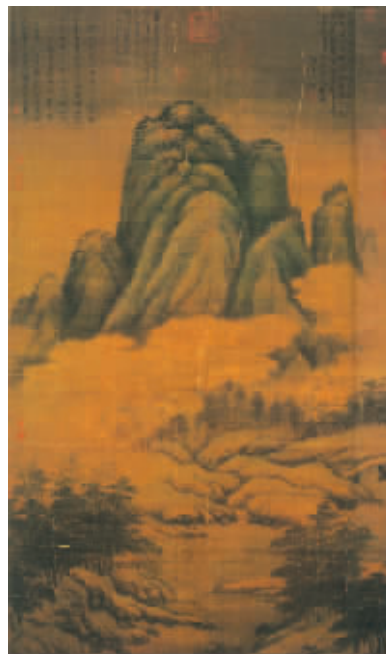


图2